



Love
Stories

看北岳爱情小说
来一场风花雪月

独自 缠绵

鲍
贝
—
著

独自缠绵

Duzi Chanmian

鲍 贝 /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自缠绵 / 鲍贝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378-4092-7

I. ①独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5117号

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
010-84364428(北京发行中心)
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84364428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222千字

印 张 10.75
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092-7

定 价 29.80元

再版自序

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,让这部小说得以再次出版的机会。

这部小说于我来说意义重大,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于2005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。

记得开始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,书名为《石蝴蝶》。故事发生在一座古老而荒芜的梅园里。四个女人心血来潮,付了租金,一起搬进了那座空了多年的梅园,寻找三十年代曾经住在梅园里的白梅的爱情故事,而她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也由此展开……

书出版之后,有个寻爱多年而未得的女友打来电话,她一口气读完这本小说,哭了整整一夜。她在电话里仍对我唏嘘不已,她说她本来就对爱情绝望,读完小说,更绝望了。然而,书里发生的每一场爱情,却又如此销魂夺魄,令人欲罢不能。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每次说到爱情,我就想到剥洋葱。爱情就如一只丰盈无比又诱人的洋葱,只要你开始深入盘剥它,其过程总会令人涕泗直下,直至剥到最后,洋葱早已变小、变

无,而泪水仍在流。我们失去洋葱,哪怕失去所有的洋葱,生活仍将继续。

就在书稿已通过终审之际,书商忽然觉得《石蝴蝶》这个书名不好,文学性强,但没有市场。对于书商来说,他要做这本书,就得尽可能地挖掘出这本书的市场性,于是,他自作主张,非把书名改为《爱是独自缠绵》。他认为,这个书名读起来好听,也切题,当然比《石蝴蝶》会更好卖。

当时的我只能妥协,很无奈。但很多年过去,慢慢地,我觉得叫《独自缠绵》更好,就是自己生的孩子,也要起个自己喜欢的名字。

小说是我虚构的。但是,事隔多年,想到故事里的人物和细节,仍感动不已。我仍然爱它。在写作的过程当中,我为它哭过无数回。我想,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会拥有的经历。你若想去感动别人,就得先感动自己。

2013即将逝去,2014正款款而来,在这新旧交替的特殊的日子里,我想对一直陪在我身边不离不弃的朋友,和无限包容我的家人说一句:

我深深地爱你们。

2014年1月1日零点 于西溪水榭香堤

001 /	第一章	活得很没劲
015 /	第二章	旅店的床单震颤出薄薄的爱情
037 /	第三章	白房子里,爱情在摇曳
055 /	第四章	为什么不要我
077 /	第五章	蝴蝶的前世今生
095 /	第六章	飞不起来的蝴蝶
111 /	第七章	爱情大餐
133 /	第八章	攒一个梦想去巴黎
149 /	第九章	关于水果和诗歌的问题
159 /	第十章	你爱上我,就是找死
171 /	第十一章	我一直在找你
187 /	第十二章	隐士人俱乐部
203 /	第十三章	思念长了翅膀在飞
219 /	第十四章	美丽的灾难
249 /	第十五章	一只石蝴蝶停在枯死的墙上
263 /	第十六章	巴黎街头,一件旗袍在哭泣
289 /	第十七章	你爱过我吗
311 /	第十八章	拒绝爱情

第一章 活得很没劲

那是一张夜总会的账单纸,上面抄着一串电话号码和一个男人的名字。笔迹潦草随意,透着一个男人漫不经心的骄傲和自信。

在静谧的夜里,安然将起了褶皱的账单纸,一点一点地抚平。这个爱泡夜总会的男人,竟用账单给她电话号码,他是故意的吗?心里忽地升起一阵惶乱不安。她快速将那账单压于书本下,像扑灭一团火。

那男人就如一个纵火的人,而那串电话号码,正不断地向她发出噼里啪啦的火焰的信号,已让她有些火辣辣的感觉了。

为什么不让自己靠近那个纵火的人?

为什么不?

一转身,她在镜子里照见自己,一头松散的头发,几根刘海散下来,漫不经心地直刺到眼睛里。眼旁的鱼尾纹因为熬夜而加深了……年轻的日子飞一样地过去。都说女人在三十以后,便只有被选择的份儿了。眼看着自己的年龄也直奔三十,她还

能大把大把地扔掉青春吗？

她毫不犹豫地和小顾分了手。在情感之路上，要让自己往前迈进一步，就必须得结束、抛弃一段感情。

小顾是个助教，一个绝对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人。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的别出心裁和浪漫想象。和他分手后，安然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在。她以为，对于小顾来说那会是个硬生生的伤害。但是，小顾却极其冷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就如他非常平静地爱上她一样。

“你不会幸福，因为你写小说。”

她一直搞不懂，小顾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其实，她也没想着非得去弄懂它。反正他们已经分手了。

而母亲却为此痛惜不已，追着她问：“他哪点不好？”

“他哪点都好，就是会把我闷死。”

母亲叹息着：“平安的日子都是很闷的……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

她到底想要什么？

——她不知道。但是，她知道她不要什么。莫名地一阵心烦，她从家里逃出去，逃离母亲的一堆聒噪。

一切，都是从那张账单开始的吗？

谁知道呢？在这阳光照耀的初春，万物躺在暧昧不清的春色里，各自带着滚烫伸延，没有尽头，各怀心事，谁知道哪是开头，哪是结束？

这天是周日，是安然和三个姐妹相聚的日子，每一星期她

们都会在“娘家”相聚一次。她们称之为“回娘家”。

“娘家”是个咖啡吧,是她们的情感释放地。女人的天空有时会被感情遮蔽着,平时很难看见理智和合理的晴朗。所以,她们会定时出现在这儿。聆听和倾诉,是她们相聚的全部内容。她们从中得到喘息和微笑,她们总能让一切一笑而过,重新投入生活。

时间还早,安然绕道去了旧货市场。

她是个迷恋旧物,又喜欢探知的女人。在旧货市场的进门口,挂了很多落满灰尘的旧画报。她在那些画报中,突然撞见一双忧郁的眼睛,那是一双三十年代白梅的眼睛。白梅,这个生于梅城成名于上海的女人,带着一个沉寂几十年的谜团,如生了根一样一直活在她心里。今天,这份不期然的撞见,再一次以最强劲的力量激起了她的探知欲。

当安然背个大包赶到“娘家”时,青莲已坐在老地方等待了。青莲是个时装模特,她是她们姐妹中最安静的一个。看到安然进来,她展颜一笑,那份自然的亲热就像见到了家里人。

安然放下包招呼服务生:“来两杯卡布其诺!”

“来三杯吧!”此时,绿裙正微笑着进来。绿裙的情感故事是最贫乏的,她聊的大都是关于工作方面的话题,一副很严肃的样子。但是,最近的她,却俨然换了个人,她看上去如沐春风,热情洋溢,那感觉只有坠入爱河的女人身上才有。莫不是——

“你恋爱了？”安然帮她把外套往沙发靠背上一搭，随口问道。

“为什么这样问？”

“你这模样，就像个恋爱中的女人嘛！”

“我怎么了？我可是很深藏不露的！”

“还深藏不露！看你那得意劲儿，早出卖你了！还是招了吧，是谁？”安然紧逼着绿裙。

青莲也按捺不住好奇心，问道：“绿裙，你就告诉我们吧，是谁呀？”

“还是等阿紫来了再说吧。不然，我还得重说一回。”绿裙做投降状，赶紧找出手机给阿紫打电话。

阿紫在电话里说让她们再等十分钟。事实上，她是在半小时以后才赶到的。在这半小时里，绿裙又打电话催过她三次。

阿紫如风驰电掣般跨进“娘家”，她一只手拎着大包，另一手臂下挟着一本鼓囊囊的大号记事本，足蹬一双危险至极的细高跟鞋。一进门，便急着挥舞手臂打招呼，记事本里的收据、名片、纸条，一下子散了一地。几个客人自觉地让出一些空间，好让这个身着迷你裙的女人，手忙脚乱地收拾这一地的秘密。

“我们的阿紫，总是这样风风火火，改不掉！”绿裙笑着调侃。

阿紫将东西统统往空座位上一扔，冲着绿裙道：“你还说我，都是你害的，没命地催！要不，多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再去走一回，看我如何优雅地走过来。”

“算了吧，谁让你总是迟到。”绿裙笑着拉她一下，她才精疲力竭地倒进沙发里，将一双修长的腿塞进桌子底下。

“还不是男人太多了嘛，都应付不过来了！”阿紫颓废地一笑，带些得意。她朝吧台打了个响指，“给我一杯蓝山，加奶不加糖。”

接着她又问：“这么急急招我，是否有谁中了‘毒’？”

安然和青莲齐声道：“绿裙！”

阿紫立即嬉笑道：“连我们铁姑娘也中‘毒’了？那人是谁？”

绿裙没命地催阿紫来，本来很想对姐妹们坦白她的恋情的，但现在，她却一点倾诉的欲望也没有了。也说不出什么原因。又不好太扫姐妹们的兴，于是，她说：“是一个男人啦，说了你们也不认识，下次带他来见你们吧。青莲你呢？”绿裙移花接木，将话题引开。

“我也就那样啦，没什么改变。”青莲只轻描淡写地道。

“前后左右只不过一个男人，还会有什么改变嘛！”阿紫道。

“你呀，总疯疯癫癫的，那么多男人围着你，也挑不出一个来。”安然道。

“唉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也不想像蜜蜂一样东采西抓的，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，就换一个人。我也梦想会遇到一个我期待中的男人，能给我一切的。可这样的男人哪儿去找呢？我又没有耐心去守株待兔。这是我的弱点，我永远需要被注意，被吸引，只要在男人的眼光里，看到一点坏的东西，我就准备去爱

了。但爱过以后,我又觉得我的付出并不为那男人,而是为那个眼光……我的话说完了,结束!”阿紫接过服务生送来的咖啡,突然将话截断。

安然道:“换一种方式吧,那些男人当中肯定会有你所期待的。只是一不小心被你吓跑了。”

“我也想过,到底有没有我最爱的。有天晚上,我不想睡,我便开始数追过我的男人们,我想将他们一个个排出来,比一下,哪个最好?”

“然后呢?”

“我数到二十六的时候,我就睡着了。”

“二十六?”

“二十六个男人?!”

“是二十六岁啦,笨女人!想来也怪,没男人爱吧,这日子太空虚;可是爱过以后,更空虚——”

安然的心里因为有着特殊的心境,她隐约觉得阿紫的话里有一种绝望,那绝望并不浓烈,但却非常真实。

“空虚!它就像毒药。我们何不做个下毒者?一个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女人是要有耐心的,她会让自己去等、去期待,去给人家时间准备、去幻想、去冲动。她永远不显得急躁,她会一直保持优雅,懂得把事情延后,懂得沉默,也就是说,要懂得创造空虚,空虚才能让人产生渴望。”

阿紫大呼道:“这太难了!尤其像我,面对大把的空虚,怎样想着去填补还来不及呢!”

“你和男人们混杂在一起，没有泪水，没有委屈，没有责备，没有非难，长此以往，有的只是杀死欲望，让自己麻木。你要激励自己和他人去爱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种植空虚，像种庄稼一样，总会有收获的一天。”

女孩们一阵静默，仿佛需要静下来，好好理一理思路。

现代人谁没有过空虚？她们的心情零碎得一塌糊涂。

“我很羡慕你的能屈能伸，所以，你活得比我好。”阿紫耸耸肩道。

“我活得没劲，很没劲！”安然的声音像发泄。

“你还活得没劲？有疼你的父母，还有一个死命爱你的小顾，你又不需去工作，去看人家脸色，只趴在电脑前编编故事就能赚钱，你还要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为自己活一把！我已和小顾分手了。我想搬出家去住，无拘无束地过上一阵子。”安然的话如一枚炸弹，在女孩中间轰地一响。她们纷纷问：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安然做了个阻止的手势：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只想离开小顾、离开家，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阿紫又问。

“我想搬进梅园，静下来写写白梅。”安然脱口而出，仿佛这是她想了好久才决定的事情。

“白梅？！”女孩们惊呼。她们都知道白梅是三十年代的红

歌星，但却从没有人知道红了以后的白梅去了哪里。这个谜团，没有人解得开它。

“你是否疯了？梅园是园林局保护的故居，怎会让你搬进去住？再说那房子那么老旧，你不怕？”绿裙在问这些话的时候，心情莫名地一阵激动，眼里竟充满向往。

“所以，我想和大家商量商量，是否有办法争取租到梅园，最好我们一起搬进去——”

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！女孩们都被这异想天开搅得兴奋莫名，激动不安。有一种神秘的动力在她们心中翻腾，热乎乎地，汹涌澎湃。

“好，我双手赞成！”阿紫先斩钉截铁道，“园林局局长，我倒是认识，明天我就找他说去。”

“我也想搬出去呢！我也去求求父亲，兴许他有办法。”绿裙的脸上泛着红晕。

“对了，你父亲一定会有办法的，否则他这个市长白当了！”阿紫道。

安然看青莲始终没吭声，便问道：“青莲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我怕我妈会不同意——”

“问你自己想不想？”阿紫不耐烦地打断青莲。

“我当然想！可是——”青莲还是拿不定主意。

“别可是了，安然说得对，我们该为自己活一把！也许明天地球就不存在了。”阿紫道。

她们会心地笑了。

这是个令人振奋的相聚。咖啡真是个好东西。是咖啡唤醒了她们的欲望和激情。

离开咖啡吧时,已是半夜了。她们故意绕道经过了梅园。梅园掩映在一片朦胧的灯光之下,半明半暗,若隐若现,似蜃楼。

梅园的门早关了,阿紫提议跳墙进去,说完自己先利索地跳了过去。

女孩们一个一个地攀墙而入。她们的激动是因为突然发现了惯常生活的外面,还有另外样式的生活。虽然这另外样式的生活即使你理解不了,但你会被深深吸引。因为它新奇而刺激。

经过几番周折,女孩们终于如愿以偿,搬进了梅园。沉寂了几十年的梅园,再度热闹了。

“当”的一声,四个酒杯碰撞在一起。

“为我们姐妹四个搬进梅园干一杯!”阿紫道。

“不,搬进梅园的应该是五个人。”安然坚持。

“去!你不要阴里阴气的,吓唬我们!”

“我真的觉得白梅的灵魂,就在我们身边,她还活在这里。”

“真是疯了!”阿紫嗔怪着,又去添酒。

夜,如花般悄然盛开。

因为激动,也因为感慨,四个人喝了很多酒,说了很多话。阿紫的手机突然响起,可她却睡意朦胧地朝沙发看一眼,没有

去接。

绿裙却好事地冲过去看手机。但阿紫却挥了挥手：“不用看了，本小姐今晚谁的电话都不接！”

绿裙笑了笑，随手将电话掐断了。

可过了一会，手机又响。绿裙又跑过去把它掐断。

如此反复掐了五六次，当手机再次响起时，阿紫不耐烦地冲口而出：“真是好烦！帮我关机吧！”

握着手机的绿裙挑起一个眉，嬉笑着问：“真关了？”

“关了吧！烦！”

“你——，真的谁的电话都不接啊？最后两个电话好像是你家里的号码哦。”

阿紫一下跳起来，“为什么不早说呢，真是！”

“你不是说都不要接的嘛。”绿裙拢了拢一头短而碎的头，发，精干而调皮。

阿紫忙开了手机，向家里回电话。

“什么？今晚他见不到我，就跳楼自杀？！”阿紫惊呼。

所有人都伸长脖子，竖起耳朵。

听完电话，阿紫气呼呼地，一脸愠怒：“这个孙子，居然敢打电话骚扰到我父亲头上！他竟敢说没有我睡不着觉，今晚见不到我，就要跳楼了！”

安然问：“是那个很有钱的江老板吗？”

“就是他。”

“那，我们过去亲历一起跳楼事件的发生过程，岂不有趣？”

“走啊，快走啊！”绿裙早已拿了车钥匙，催着她们。

酒吧里灯光暧昧，人声喧哗。当她们四个人一踏进门口时，氤氲的酒吧似乎一下变亮了。人们停止了笑闹，都将目光停留在她们身上。

刚刚还飞扬跋扈的江老板，突然像着了魔似的，痴痴地盯着阿紫。他的眼里只有阿紫。那迷死人的修长的腿，那足以倾倒众生的妩媚的眼，还有那唇，下唇比上唇偏偏就厚了那么一点点，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亲吻的。

阿紫靠近他，看着他发痴的眼神，俯下身轻声细语地说：“我们走吧——”

可江老板动不了。不是动不了，是不知所措。

阿紫用手拍拍他的脸，再一次轻声说：“走吧——”那神情就像母亲在哄着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虽然孩子并没开口认错，但是，对于母亲来说，她只要看他一眼就已知道。

此时的江老板就是一个孩子。阿紫的手在他脸上拂过，那是嫩滑的温暖的感觉。突然，他笑了，笑得很满足，很幸福，一点都不像喝醉的样子。

安然看着他知足的笑脸，问道：“现在不想跳楼了？”

“不，不想了一——”江老板涎着口水道，“我见到阿紫了，我感觉生活如此美好！我干吗还去跳楼？”

他趑趄着站起来，“走——我们——走！”